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葛兰西

〔英〕詹·约尔 / 著 郝其睿 / 译

35.4657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

【英】詹姆斯·约尔著

郝其睿译

责任编辑 张 晓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天华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88000 印数: 1——0300

ISBN7-217-00425-X

C·11 定价: 2.10 元

湘 88—4

编者·的话

当代文化巨擘们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财富，我们是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呢，还是以客观的态度译介和研讨呢？当代中国大众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后者。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这套丛书是从英国 FONTANA 出版公司的一套很有影响的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丛书中精选翻译过来的，所译介的都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思想领域中有重大建树的著名人物，这些思想家多数为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所注目，也有一些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丛书介绍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他们学说的价值、影响及其缺陷作了分析和评价。撰写该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整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学术工作者了解

和评价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体系的对外开放，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套丛书行文流畅，语言通俗，一扫晦涩艰深的学究文风，对这些学人的深奥复杂的学说作了深入浅出的评介，一般读者也能够在它的帮助下获得当代人类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新的信息。至于其中某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则由各书译者在译序中作了一些说明，也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第二编辑室

译 序

五十年前，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意大利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年仅四十六岁的葛兰西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迫害下，与世长辞了。

五十年来，在当代欧洲历史上，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葛兰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狱中札记》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库中一份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献；他在狱中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以超人的意志，不顾病痛，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的洋洋三十二卷本的《狱中札记》及《狱中来信》，就是他在狱中以常人无法企及的毅力战胜种种困难完成的。

本书以晓畅的语言，通俗、简要地叙述了葛兰西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

虽然，在我国葛兰西仍鲜为人知，但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论是他的生平事迹或他

的哲学思想，对我们都不无裨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葛兰西自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他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大利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反对空谈，主张“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也必然是政治家。”葛兰西的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许多独辟蹊径的理解。其中，许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非常富于启发性。

第一，葛兰西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实践哲学，但他对这种哲学的理解不同于苏联自布哈林以来所形成的模式：

1. 他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他认为，这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所带来的弊病，他指出，在社会活动中，统计规律是不适用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象预见橡树生于橡子那样预见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唯物辩证法“不是物质力量的盲目冲突”，在社会活动中，它指的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相互作用。用自然科学的术语重新解释辩证法，实质上什么也没说明，他认为，正是这种作法，使辩证法“蜕变为形式逻辑的亚种和繁琐哲学……”。

2.他重视个人意志和文化因素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方面。他认为，“人能够影响事件，历史的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葛兰西希望给观念的影响以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影响留有更多的余地”。

总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葛兰西着重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个人的能动作用以及历史活动的随机性。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他以独特的方法，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的能动方面。

第二，在社会思想中，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的作用；他提出了“领导权”等一系列概念；他对于官僚主义和美国成功经验的分析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他认为，知识分子在历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他认为领导核心必须由和人民大众有着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来建立、组成和实现；其次，知识分子本身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可以为大众所接受的信仰体系，以便保证领导权的实施；再次，知识分子本身也必须在感情上、思想上同大众建立紧密的联系。

2.他提出了“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在它夺取政权之前，就必须在

精神上、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必须说服大众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其次，领导阶级必须考虑其它阶级的切身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

3. 葛兰西批判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主张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他认为在官僚集中制里，“统治阶级千方百计使自己的特权永恒化”，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则必须使自己的领导同民意结合起来，使民众有机会参加决策活动，并必须使公职人员关心自己的职责。他认为“领导职能的衰退”会使整个政治组织腐败，会出现“腐化和道德败坏”，出现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的局面。

4. 葛兰西在分析美国历史时指出，美国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一个比较简单的政治体制中行使其领导权；在美国的生产领域中不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员，这些人只是历史的沉渣，因而，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这类沉渣就越多。但是，葛兰西的思想也深受维科和克罗齐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中也不乏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因素。这些无疑是我们应当加以排除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许多开创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学友们鼎力相

助，尤其得到美籍专家罗吉尔(Roger)先生的指导，笔者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译者水平不够，时间仓促，译文中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诸位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 者

目 录

序论.....	(1)
第1章 出身.....	(12)
第2章 社会党.....	(27)
第3章 工厂委员会运动.....	(38)
第4章 共产党.....	(51)
第5章 法西斯主义.....	(64)
第6章 里昂提纲和南方问题.....	(79)
第7章 监狱.....	(87)
第8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93)
第9章 知识分子；马基雅弗利； “领导权”.....	(112)
第10章 现在和未来.....	(137)
葛兰西年表.....	(156)
书目提要.....	(150)

序 论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共产党宣言》时，满怀信心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这一末日至今尚未到来。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衰落期间，在1918——1919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在最为晚近的1973年，许多人都曾预言资本主义的危机迫在眉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生存，尤其在那些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的生存迫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去解释资本主义本该早就从它的顶峰走向灭亡，为什么它还会继续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至今尚未成功地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之所以具有出乎意料的重要性，其原

因之一就在于——尽管他政治上失败了，他的著作十分零散、艰涩——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以阐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并指出在旧制度似乎仍具有强大威力时，革命运动可以取得进展的方法。

“谁真正试图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和研究呢？”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写道：“我只能想到葛兰西。”^①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阿尔都塞尤为注重的方面是葛兰西对社会上层建筑和作为基础的经济力量的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后者决定着这种关系。葛兰西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布哈林所代表的那种粗糙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试图依据这样一种方法，即承认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纯经济力量的影响使葛兰西创造了“领导权”（hegemony）原则，至今人们仍认为，这是同葛兰西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如何保持其势力并获得支持。葛兰西根据某种方法认识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仅依赖经济的和

^① 路易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64年），第114页。

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价值观念；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则几乎不了解这种方法。

由于葛兰西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因而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显著地位。二十世纪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托洛茨基本人对于艺术和革命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则是葛兰西同代人、且广为人知的乔·卢卡奇所着重从事的工作。但是，同托洛茨基相比，文化、教育和哲学问题是葛兰西思想和实践中更为核心的问题，同时，他又比卢卡奇更为直接地卷入了政治实践和组织活动。

由于葛兰西强调政治领导必须基于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先地位，同样也基于经济上的优势，因而导致他思考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必须思考的另外两个问题。葛兰西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运动的中坚，这毫无疑问使他的著作深受西欧和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并且，葛兰西也许比其他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除马克思本人外）都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历史。从历史研究中，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在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巩固中，就象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一样，是

最根本的力量。由于葛兰西强调在保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动革命变革中，杰出人物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他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了政党的作用。鉴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中曾强调共产党对群众之领导的重要性，鉴于他相信党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意识的体现，并且，只有这样，党才能以整个阶级的名义行使其专政，因而，葛兰西更关心让群众参与党的政治决策并赋予“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汇以不同的侧重点。尽管葛兰西没有解决领导和被领导、党和群众的辩证矛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使他对那些在列宁政党思想指导下的斯大林暴政统治中饱受动乱之苦的人民又一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以马克思、列宁的名义所做的一切，许多西欧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回归到这一传统中来。他们急于掌握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便发现另一个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及同黑格尔唯心主义传统的联系还没有被他晚期著作中严酷的经济决定论所掩盖。他们回复到罗莎·卢森堡是由于她强调群众的自发革命行为的必要性；他们或是回复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作家，诸如卡尔·科什（Karl Korsch），那是

由于他宣扬分散的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并宣扬必须使这种革命立足于所有工人都可以参加的工厂委员会基础之上。他们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理想化的修正，而（修正后的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的实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们试图根据托洛茨基的著作创造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强调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批判，试图暗示他似乎是一位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家。葛兰西的著作对上述内容贡献尤丰。他对那种较为粗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他对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文化因素对于历史变迁的作用的认识；他在1919——1920年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致力于发现一种可以把有效的领导同广大群众的真诚合作结合起来的新的革命组织形式——上述这一切都表明应该如何采取同斯大林不同的方法来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

此外，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在他逝世后四十年里，即使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他仍旧经常被引用以支持（意大利共产党）这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共产党之成功的路线和当时的各项政策。上述事实也说明他的著作可以回答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何以才能在非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中起作用。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

存在着如何在民主制度中发挥作用等一些特殊问题。如果该党欲吸引和保持群众的支持，它就必须提出一个可以使它的支持者直接获得好处的先进的政治纲领，同时还必须提供新社会最终图景，此外，它还必须能够使党的积极分子每日每时都怀着革命必将最终取得成功的希望。葛兰西的许多最重要的概念，诸如“领导权”的思想，这一思想阐明了一个阶级如何建立其独立于直接的政治力量之上的文化和道德的优势，又如“积极的”（active）革命和“消极的”（passive）革命之区分，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旨在提出一些方法，正如本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所做的那样，依据这些方法，即使不能实际执政，也可以扩大其影响，加强支持它的力量。葛兰西不仅提出（存在着）比用于论证官僚专政和残酷的苏维埃制度的理论更为人道、更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他也提出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共产党如何才能真正有希望获取权力。

如果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政治经历中洞察了如何吸收党员以组建群众性的政党的问题，那么，在他入狱直到结束其生命的囚禁生活期间，他被迫反省上述经历，则使他同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相比较都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和哲学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美

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迄今仍然适用的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的学说；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仅可以从葛兰西的著作中发现有关历史的过去和今天、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许多原始思想，而且也可以找到有关文学或教育的论述。他用自由知识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尽管他仇视那个造就了他本人的思想传统，但他似乎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架设一条相互沟通的桥梁。

此外，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还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作家。他早期对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在其思想方法和精神活动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同时也在写作风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新闻评论之辛辣、《狱中札记》之精美、豁达，更为突出的是他生动感人的个人生活纪实——《狱中来信》，在这里，他记录了他的痛苦以及为超脱这些痛苦在精神上所做的努力。所有这些使得葛兰西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及政治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作为一个作家，其著作不仅被那些致力于寻求新的方法，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当代欧洲社会的人们继续阅读着，而且任何一个关心历史起源或希望对二十世纪的悲剧和成就做出新的洞察的人也都在继续阅读他的著作。